

「我希望妳不曾出生。」
她的出生是一切災難的開始。

愛她，是要全心全意的付出，不容許一個不小心，愛……真的易碎！

小心輕放

Handle with Care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作者、
《華盛頓郵報》譽為大師級作家

茱迪·皮考特

全新力作

《姊姊的守護者》
後最好的作品

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著 林劭貞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9

HANDLE WITH CARE

小心輕放

Jodi Picoult • 著
林劭貞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9

小心輕放

作者◆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譯者◆林劭貞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李俊男、許景理

美術設計◆黃聖文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HANDLE WITH CARE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9 by Jodi Picoult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2 月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ISBN 978-957-05-2450-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獻給

瑪荷麗·羅絲，

感謝她讓花朵在舞台上綻放，

提供我半個地球之外的八卦消息，

而且知道我一定得帶環保袋，才算穿戴整齊。

永遠的最好朋友

誌謝

說我無法獨力完成這本書，也許是陳腔濫調，卻也是事實。首先，我要感謝成骨不全症孩童的父母們，謝謝他們邀請我進入他們的生命中稍作停留——我也要謝謝那些成骨不全症的孩子們，他們讓我大笑，而且天天提醒我——力量絕對不只是精力的生理測量值。這些孩子包括：Laurie Blaisdell、Rachel、Taryn MacIver、Mathew、Tony、Stacey Moss、Hope、Amy Phelps、Jonathan。感謝我的傑出醫療團隊：Mark Brezinski、David Toub、John Femino、E. Rebecca Pschirrer、Emily Baker、Michele Lauria、Karen George、Steve Sargent，以及我的法律顧問：Jen Sternick、Lise Iwon、Chris Keating、Jennifer Sargent。我感謝黛比·伯恩斯坦（Debbie Bernstein）能與我分享她被領養的故事（並且讓我大量盜用）。我也感謝唐娜·布蘭卡（Donna Branca），感謝她重訪那些痛苦的回憶，並且在我提出問題時能大方真誠地回答。謝謝佛勞瑞（Jeff Fleury）、古雅昆（Nick Giaccone）、莫蘭（Frank Moran）協助我創造了尚恩的警察生活。至於其他領域的專業，感謝麥可·高德曼（Michaek Goldman）讓我使用他絕妙的T恤標語，以及Steveb Alspach、Stefanie Ryan、Kathy Hemenway、Jan Scheiner、Fonsaca Malyan、Kevin Lavigne、Ellen Wilber、Sindy Buzzell、Fred Clow。我也要特別指出Atria Books出版公司付出的努力，讓我的書籍如此成功：我很感謝Carolyn Reidy、Judith Curr、David Brown、Kathleen Schmidt、Mellony Torres、Sarah Branham、Laura Stern、Gary Urda、Lisa Keim、Christine Duplessis、Michael Selleck，整個了不起的行銷團隊，以及每個努力工作的人。有他們的努力，才讓我的書可以從書架上躍進讀者的臂彎與心裡。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祕密武器與公關奇才：Camille McDuffie。感謝：Emily Bestler，她總是讓我覺得自己像明星（而

且也努力讓其他人認為我是）。感謝 Laura Gross，今年我與她一起慶祝二十週年紀念——我將她視為另一個夥伴，其重要性與我的婚姻伴侶並列。感謝我母親珍·皮考特，感謝她是第一個相信我可以撐這麼久的人，也感謝她不論大笑或大哭都是在對的時機。

基於正確性的考量，我應該說明，雖然奧瑪哈鎮（Omaha）確實舉辦了成骨不全症雙年會，但我將日期稍作改變。另外，我也略微修正新罕布夏州挑選陪審團的方式——並非像我在書中所寫、由個人挑選，但那樣讀起來有趣多了。

我有兩個特別的感謝。首先要感謝宛如我親姐妹的凱蒂·戴斯蒙（Katie Desmond），她為我創造出書中夏洛特·歐齊福所寫的食譜。如果您有幸受邀到她家享用晚餐：不要用走的，要用跑的。第二個感謝的是卡拉·雪瑞登（Kara Sheridan），她是我所認識最啟發人心的女性之一：她是一名學者，研究身障青少年的身體形象與自尊。她是一名運動員——打破世界紀錄的游泳健將。她即將嫁給一位優秀可愛的男士。噢，對了，她也罹患第三型成骨不全症。謝謝妳，卡拉，謝謝妳向全世界展現——障礙本來就是要被破除的，沒有人可以被身體障礙侷限，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最後，我要再度感謝 Kyle、Jake 與 Sammy，謝謝你們讓我有個美滿的家庭可以回去；我還要感謝我的幸福結局，我的丈夫 Tim。即使你此生是如此不順，你是否仍得到你想要的？

序幕

是的，我得到了。

那麼你想要的是什麼？

我想稱自己是為人所愛的，

我想要感覺到自己在這世界上是被愛的。

——雷蒙·卡佛（Raymond Carver，美國短篇小說家），〈晚期的斷章〉（Late Fragment）

夏洛特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凡事皆會破裂。玻璃、碗盤、以及指甲。汽車、合約、以及洋芋片。你可以破紀錄，你可以破除事物的本質，例如馴服野馬（to break a horse），或是換零錢（to break a dollar）。你可以化解尷尬，主動「破」冰。時間可以中斷破裂，例如，咖啡時間（coffee breaks），午餐時間（lunch breaks）。監獄的防守可能會被突破，犯人因而逃獄（prison breaks）。破曉，破浪，破音。鏈結會破裂。沉默也可被打破，狂熱也是。

在我懷孕的最後兩個月裡，我列出這些事物的清單，原本是希望能讓妳的出生更容易些。

承諾會被打破。

心會破碎。

妳出生前一晚，我從床上坐起，想在清單裡加一點東西。我在床頭桌上胡亂抓找紙與筆，但尚恩把他溫暖的手放在我腿上。夏洛特？他開口問。一切都還好吧？

我還來不及回答，他便把我拉進懷中，緊貼著他，於是我覺得很有安全感，再度睡著，忘了寫下我之前夢到的事情。

直到幾個星期後，當時妳已出生，我才想起那晚我是夢見什麼而醒來：斷層線。地球就是從這些地方四分五裂的。這些都是地震的起源，也是火山爆發之處。換句話說：世界正在我們腳下崩裂；我們腳下根本不是堅實的土壤，那只是錯覺。

妳在沒人預測得到的暴風雪中出生。後來氣象員說那是東北暴風雪，本來應該是往北吹向加拿大的季風，卻突然轉向成為暴風雪，侵襲新英格蘭海岸。本來新聞正在播報一段愛情背後的動人歷史——一對高中時期的男女朋友，數十年後在養老院裡重逢且再婚。結果電視台暫停這則專題報導，開始不斷重複報導暴風雪的強度，以及因冰雪襲擊而停電的社區。小愛當時正坐在廚房餐桌旁，把色紙剪成情人節卡片，我則望著六呎高的風雪拍打著玻璃落地窗。電視播出好幾部汽車滑出路面的畫面。

我眯著眼盯著螢幕上巡邏警車發出的藍色閃光，那部警車停靠在一部翻覆的汽車後面。我想知道駕車的警官是不是尚恩。

落地窗發出一聲尖銳的聲音，嚇了我一大跳。「媽咪！」小愛大哭，她也被嚇到了。

我及時回頭，看見一顆冰雹二度襲擊，在大片玻璃上敲出一個和我指甲差不多大小的裂縫。就在我們眼前，它擴散成一張像我拳頭般大小的碎玻璃網。「爹地待會兒會修理。」

我的羊水就在這時破了。

小愛低頭望著我雙腿之間。「妳發生意外了。」

我搖擺著走到電話旁。尚恩並沒有接他的手機，於是我打給值班警員。「我是尚恩·歐齊福的太太，」我說。「我快生了。」值班警員說他可以派一部救護車，但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所有的救護車都派出去支援汽車事故了。

「沒關係，」我想起我生妳姐姐時歷經很長的分娩時間。「我也許還能撐一陣子。」

突然，一陣強烈的陣痛讓我痛得蹲身向前，話筒掉出手中。我看見小愛注視著我，瞪大了眼睛。「我沒事，」我撒謊，努力保持微笑，直到雙頰發痠。「電話滑掉了。」我伸手撿起話筒，這次我打給派普，她是我在這世界上最相信的人，她一定可以救我。

「妳現在不能生，」她說，雖然她再清楚不過了——她不只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婦產科醫生。「妳的剖腹產時間是排在星期一。」

「我想，我肚裡的孩子沒收到妳的留言，」我倒抽一口氣，咬緊牙，抵抗另一波陣痛。

她並沒有說出我們兩人心裡都在想的事：我不能用自然產的方式把妳生出來。「尚恩人在哪裡？」

「我……不……知——噢，派普！」

「深呼吸，」派普立刻說，於是我開始呼氣，呼呼呼吸，就像她之前教我的那樣。「我會打電話給吉安娜，告訴她說我們馬上過去。」

吉安娜是戴爾索醫生的名字，她是專攻母胎醫學的產科醫師，八個星期前在派普的要求之下，她才加入。「我們？」

「難道妳打算自己開車嗎？」

十五分鐘後，我為了打發妳姐姐不停的提問，只好把她安置在沙發上，打開〈藍色狗狗〉卡通節目。我坐在她身旁，穿著妳爸爸的厚外套，這是我現在唯一穿得下的衣服。

我第一次去醫院生孩子時，打包了一個袋子，站在門邊等候。那時我擬了一套生產計畫，還錄了一卷可在產房裡播的音樂。我知道分娩很痛，但得到的報償將會是無價的獎品：我等候了好幾個月的孩子。我第一次去醫院生孩子時，是那麼興奮。

這次，我的心情很平靜。妳在我體內會比生出來更安全。

就在此時，門突然被打開，派普洪亮的聲音及她那件亮粉色的大衣佔滿整個空間。她的丈夫羅伯跟在後頭，抱著手上正把玩著一顆雪球的艾瑪。「〈藍色狗狗〉？」羅伯說，然後坐到妳姐姐身邊。「妳知道嗎？這是我所愛的節目……僅次於〈傑瑞脫口秀〉。」

他是來幫忙照顧小愛的。我壓根兒沒想到我去醫院生妳時要由誰來照顧她。

「現在開了幾指了？」派普問。

我現在每隔七分鐘陣痛一次。就在另一波陣痛像狂濤般襲捲我時，我緊緊抓著沙發的扶手，數到二十。我把注意力放在玻璃門上的裂縫。

冰霜的軌跡從裂縫的中心點呈漩渦狀向外散開。它同時是美麗又嚇人的。

派普坐到我身旁，握住我的手。「夏洛特，一切都沒事的，」她承諾。因為我是傻子，所以我相信了她。

急診室裡擠滿了人，都是在暴風雪的汽車事故中受傷。年輕人按在頭皮上的毛巾染滿鮮血；孩童們在擔架上尖叫。派普將我快速推過這些人身邊，直達婦產科，戴爾索醫生已經在走廊上踱步。不到十分鐘，我就被上了麻藥，推往產房進行剖腹。

我和自己玩一個遊戲：如果走廊天花板上的螢光燈是奇數，那麼尚恩就會及時趕到。如果電梯裡的男性多於女性，那麼醫生告訴我的一切最後都會是個錯誤。不必我開口要求，派普已經戴上手套，以取代尚恩成為我的陪產人。「他會趕到的，」她低頭望著我說。

產房是臨床用途，充滿金屬的冷感。一名碧眼的護士撩起我的袍子，在我肚子上擦抹碘酒。（我之所以會注意到這名護士的綠色眼睛，是因為在她的口罩與護士帽之間，只看得見她的眼睛。）當他們把消毒棉片放好時，我開始緊張。萬一麻藥不夠流到我的下半身，我可以感覺那些手術刀把我切開，那怎麼辦？我是如此盼望妳，但萬一妳出生卻沒有存活，那該怎麼辦？

產房的門突然打開了。尚恩衝進產房，帶來一股冬天的冷風，他把口罩拉到臉上，手術袍胡亂塞一

通。「等等，」他大叫。他來到擔架床的前頭，碰觸我的臉頰。「寶貝，」他說。「對不起。我一聽到消息就趕來了——」

派普拍拍尚恩的手臂。「兩人是伴，三人是亂，」她說，然後退開，但在離開之前，她最後一次擰了一下我的手。

戴爾索醫生舉起手術刀時，尚恩在我身邊，他掌心的溫度按壓在我肩頭，他的低語轉移了我的注意力。「妳把我嚇壞了，」他說。「妳和派普在想什麼？妳們居然敢自己開車？」

「因為我們不想在廚房地板上生小孩啊！」
尚恩搖搖頭。「萬一發生可怕的事情怎麼辦！」

我感覺白色被單底下有一陣拉扯，於是吸了一口氣，把頭別到一邊。就在這時，我看見放大的二十七週超音波影像，我看到妳的七根斷骨，妳那纖弱的四肢往內蹣縮。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心想。

接下來，妳哭出聲了，雖然他們抱起妳的樣子，彷彿妳是棉花糖做成的。妳大哭，但不是新生兒那種嬌嗔且純真的哭聲。妳是尖聲哭叫，彷彿被四分五裂似的。「慢慢來，」戴爾索醫生對那名產房護士說。

「妳必須把她整個身子都托住——」

我聽到啪的一聲，就像爆炸的泡泡，雖然我沒想過有這個可能，但妳哭叫得更大聲。「噢，天啊，」那名護士說，她的聲音充滿歇斯底里。「那是斷骨的聲音嗎？是我弄斷了嗎？」我試著把妳看清楚，但我只隱約看得見妳的嘴巴，以及妳漲得紅通通的臉頰。

圍繞在妳周圍的醫生與護士團隊都無法停止妳的哭泣。我心想，在我聽見妳哭的那瞬間之前，一部份的我本來已經相信所有的超音波、檢驗以及醫生說的話都是錯的。在我聽見妳哭之前，我一直在擔心我不曉得該怎麼愛妳。

尚恩從那群人身後望著妳。「她很完美，」他說，然後轉向我，但是他話語的結尾像小狗的尾巴般蹣跚起來，彷彿在等候旁人的附和。

完美的嬰兒不會哭得這麼用力，讓人幾乎覺得自己的心被從中撕裂。完美的嬰兒不僅從外表看起來完美，而且體內也會一樣完美。

「不要抬起她的手臂，」一名護士低聲說道。

另一名護士說：「如果我不能碰她，我要怎麼用毛巾把她包起來？」整個過程中，妳不停哭叫，那種音調是我從來沒聽過的。

小柳，我低聲說著，這是妳爸爸和我都同意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他。我才不叫她那個名字呢，他說。柳樹會哭泣。然而我想要給妳一個吉祥的名字，讓妳隨身帶著，所以我選擇楊柳這個會彎腰而不會斷裂的樹名。

小柳，我再度低喚。在醫護人員的雜音、機器的噪音以及妳疼痛的激動之中，妳似乎聽見我的低喚。

小柳，我大聲叫出妳的名字，妳轉向我的聲音，彷彿這個名字是我的臂彎。小柳，我說，就這樣，妳停止了哭泣。

當我懷孕五個月時，接到了一通從前工作的凱普斯餐館打來的電話。甜點廚師的母親摔斷了臂骨，但那天晚上《波士頓全球報》的一名美食評論家剛好要來餐廳用餐，雖然甜點廚師知道這要求對我來說太冒昧，而且時機可能不太對，但他問我是否可以回餐廳去做一些巧克力千層派，就是那種用香料巧克力冰淇淋、酪梨和香蕉布蕾做成的千層派？

我承認，我很自私。我覺得自己既遲緩又肥腫，我想提醒自己，除了陪妳姐姐玩釣魚遊戲、以及把待

洗衣物分成白色與深色之外，我還有其他在行的事情。我把小愛留給一名少女保姆照顧之後，便開車到凱普斯餐館。

我離開這家餐館後的這幾年來，廚房並沒有什麼改變，除了新廚師把櫥櫃裡的物品換了位置。我立刻清出我的工作領域，開始準備做酥皮。大約做到一半時，我把一條奶油掉到地上，我彎下腰把它撿起來，免得有人踩到滑倒。但是這一次，當我彎身向前時，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只能彎到腰部，就再也無法往下彎了。我感覺妳偷了我的呼吸，就像我偷妳的呼吸一樣。「抱歉，寶貝，」我大聲說，然後我再度挺直身子。

現在我不禁納悶：妳的七根斷骨是不是在那個時候發生的？當我努力防止別人受傷時，我是否傷了妳？

我在下午三點鐘過後不久生產，但我直到晚上八點才再度見到妳。每半個小時，尚恩就會離開我身邊去打聽最新情況：她正在進行X光照射。他們正在給她抽血。他們認為她的腳踝可能也斷了。就在六點鐘時，他帶回了目前為止最好的消息：她罹患的是成骨不全症第三型，他說。她有七根正在癒合的裂骨，以及四根剛斷的骨頭，但她的呼吸正常。我躺在病床上，無法控制地微笑起來，我很確定自己大概是產房裡唯一會對這樣的消息感到高興的母親。

這兩個月來，我們已經知道妳會帶著成骨不全症出生，英文縮寫是OI（Osteogenesis Imperfecta），這兩個英文字母會跟著妳一輩子。這是因為膠原不足而導致骨頭脆弱，可能一個跌倒、扭轉或打個噴嚏，骨頭就會斷了。成骨不全症有好幾種型態，但是只有兩種會在子宮裡顯現出裂骨，就像我在超音波顯影裡看到的一樣。但是放射科醫生仍無法確定妳究竟是出生時就有致命危險的第二型成骨不全症，或者是嚴重且會漸漸變形的第三型。現在我已經知道妳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有幾百根斷骨，但這不重要了：至少妳可以

有一生的時間來忍受這些斷骨。

暴風雨稍微停歇時，尚恩回家去接妳姐姐，好讓她見見妳。我看著杜卜勒氣象掃描器追蹤著暴風雪向南移動的軌跡，轉變成冰雨，有可能使華盛頓的幾個機場癱瘓三天。這時有人敲我的門，我掙扎著稍微坐起身，儘管這個動作使我剛縫合的傷口像著火般疼痛。「嗨，」派普進入病房裡來，坐在我的床沿。「我聽到消息了。」

「我知道，」我說。「我們實在很幸運。」

她稍微遲疑了一下，然後微笑並點頭。「她就快要被抱下樓來了，」派普說完，一名護士便推著一個嬰兒床車進來。

「這是妳的媽咪喔，」她的聲音顫抖。

妳仰躺著，睡得很熟，他們在妳睡著的小塑膠床四周圍了一圈波浪泡棉。妳小小的手腳以及左腳踝上纏著繃帶。

當妳年紀大一點時，告訴妳患有成骨不全症這個事實會比較容易。知道這種病症的人只要看一眼妳手腳彎曲的狀況、妳臉上的三角突起，以及妳永遠無法長到超過三尺的事實，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然而就在我見到妳的那一刻，雖然妳身上纏著繃帶，看起來仍然完美無瑕。妳的膚色就像最白皙的桃子，妳的嘴巴像一顆小小的覆盆莓。妳的頭髮輕柔，金黃色。妳的眼睫毛和我的小指指甲一樣長。我伸出手，想碰觸妳，但突然想起不能碰妳，於是又把手抽回來。

我一直忙著祈求妳能存活下來，我幾乎沒有想過妳的存活會帶來什麼樣的挑戰。我生了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像肥皂泡泡一樣易碎。身為妳的母親，我本該保護妳。但萬一我努力了，卻只為妳帶來傷害，那該怎麼辦？

派普與那名護士互望了一眼。「妳想抱她，不是嗎？」她說，然後她把手臂伸到泡棉底下，而護士則把邊緣拉起來，形成一雙可以支撐妳手臂的翅膀。她們緩慢地把泡棉塞進我的臂彎裡。

嗨，我低聲喚著，把妳抱近一些。我的一隻手撐在妳身子底下，感覺到泡棉不規則的邊緣。我很好奇，我究竟要等多久，才能感受到妳真實的重量，感覺妳的皮膚與我相貼？我想起小愛剛出生時的情景；我是怎麼在床上哄她，讓她躺在我的臂彎裡睡覺，老是擔心我翻過身會不小心壓傷她。但是輪到妳出生時，就連把妳從嬰兒床裡抱出來都很危險。就連撫摸妳的背，也有危險。

我抬頭望著派普。「也許妳應該抱著她……」

她在我身邊坐下，手指沿著妳腦門上的隆丘遊走。「夏洛特，」派普說。「她不會因為這樣而斷骨的。」我們兩個都知道那是謊言，但我還來不及反駁她，小愛就已經奔進房內，她的手套和羊毛帽上還沾著雪花。「她在這裡，她在這裡，」妳的姐姐哼著。我告訴她妳將誕生的那一天，她就問我妳是否趕得及一起吃午餐。當我告訴她必須再等五個月，她直說等太久了。於是她假裝妳已經到來，帶著她最愛的洋娃娃到處跑，稱呼它「妹妹」。有時候，當小愛覺得無聊或分心時，會把娃娃的頭摔在地上，而妳爸爸會大笑。還好這個娃娃只是練習版的妹妹，他說。

艾蜜莉亞爬上我的床，坐上派普的大腿，準備發表意見，這時尚恩出現在門口。「她還太小，不能和我一起溜冰。」小愛說。「而且為什麼她打扮成木乃伊？」

「這些是繃帶，」我說。「就像禮物的緞帶。」

這是我第一次為了保護妳而撒謊，妳彷彿知道似的，居然選在這個時候醒過來。妳並沒有哭，也沒有扭動。「她的眼睛怎麼了？」小愛驚呼。當時我們全都注視著妳的病歷卡：妳的鞏膜本應是白色，但卻泛著明亮、像有電流般的藍色。